



我和我的能源故事·“能”工巧匠

油田电气人

■张智高

2007年,何中锋大学毕业后进入渤海钻探塔里木钻井分公司工作,自此开启了在塔里木盆地钻井队的电气职业生涯,并于2016年成为一名电气工程师。

在工程师岗位上,何中锋深知肩负重任,始终保持着空杯心态和认真负责的态度,精钻技能。期间,一次设备修理的失败经历,让他深刻体会到什么是学无止境。

2020年冬天的一个凌晨,何中锋被井队平台经理叫去帮隔壁井队解决顶驱故障。来到隔壁井队钻探的大北1402井,何中锋认真观察工控机画面,检查现场,可一直修到早上6点多,仍未解决问题。最后,隔壁井队只能求助公司派设备专家上井维修,并很快解决了故障。

这件事深深刺痛了何中锋,因为在此之前,他认为自己早已对井队的电气设备了如指掌,小小的顶驱问题难不倒他。可这次“兵

败”,让他自责又愧疚,也真正认识到了学无止境的重要性。此后,他更加卯足了劲学习,井场的机房、VFD房,经常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。无数个日夜,他将厚厚的电气图纸、晦涩难懂的电气程序当作最爱,在一次次废寝忘食的刻苦钻研中磨砺成长。

今年初春,在70158钻井队承钻的哈得32-H9井搬家安装时,3台泥浆泵安装完成后,试运转时却无法启动。凌晨1点多,何中锋接到要求上井的电话,很快,平台经理驾驶电动三轮车来营房接他。

那天夜里,何中锋穿梭在泵房和机房,多角度查找原因,研究泥浆泵电路图纸、查询线路,直到凌晨5点才查明原因。妥善处理后,泥浆泵恢复了正常运行,哈得32-H9井也如期实现了鸣笛开钻。对于钻井队很多次搬家安装期间的紧急上井,何中锋笑着说:“平时几乎24小时待在井场,就是为了不让问题过夜,所以半夜上井整改设备都是正常工作。干,就要干出一流水平!”

作为渤海钻探塔里木钻井分公司3000多名员工中的一名电气工程师,何中锋的工作和故事鲜为人知,可这却丝毫没有影响他追求卓越的工作态度。



有一年冬天,承钻重点探井吐木1井时,70158钻井队首次安装北京一个厂家的顶驱,因设备比较老旧,厂家派来1名技术人员在现场协助安装。白天安装完成后,晚上调试时顶驱电机却无法运转,不停报故障。当时,气温已降至零下20摄氏度,何中锋扑下身子检查,发现顶驱的插头进水了,布线也不合理,便立即找来电吹风对插头吹扫,并和厂家技

术人员重新布排顶驱线路。经过一夜整改,第二天顶驱电机实现了成功运转,而何中锋却累倒在钻台上,被同事搀扶回宿舍休息。守望戈壁十五载,电气设备之庖丁。何中锋以修理和整改井队电气设备问题为乐,把最美的青春奉献给了钻井事业,为70158钻井队创造一个又一个钻井纪录作出了贡献。

(作者供职于渤海钻探塔里木钻井分公司)

奋进新征程
建功新时代

煤矿的夏天



■张青合

煤矿的夏天,不同于乡村。

煤矿的夏天,忙里有闲,充满了乐趣。农村的夏天,越热越忙,衣服上浸透了汗水。我耕种过土地,现在是煤矿工人,对此最有发言权。

煤矿1958年开始建井,原为大淑村勘探区小屯井田,1971年正式生产,划归牛儿庄矿管理。后来,煤矿又改名为小屯矿、新屯矿。可无论怎么改名,煤矿都是我们的煤矿、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。

煤矿地处太行山鼓山东麓,站在矿郊,远望鼓山蜿蜒南去,峰峦叠嶂,气势磅礴。矿北有牯牛沟,西南有香山水沟,一年四季水流不断,是避暑乘凉的好去处。我刚工作时,常去附近的水库游泳,后来母亲从农村来到矿上,怕我有个好歹,宁可花时间盯着我去职工澡堂,也绝不让我再去水库。

那年夏天,从温州来的工人来煤矿建水井,就住在我家隔壁。温州人好吃会吃,让我们开了眼界。水里的鱼虾、淤泥里大如拳头的蛤蚌、水洼里的田螺……统统都能端上餐桌。他们的大快朵颐,也给了我尝试的勇气,于是挽起裤管,赤脚走进淙淙水流、泥潭和水库的浅水区,捡拾田螺,挖了一袋蛤蚌,和家人一起尝了鲜。

夏天雨水多,猪毛菜、扫帚菜、灰灰菜遇水萌发,既装点了大地,也抓住了母亲的眼睛。母亲采了它们,焯水切碎包包子。纯天然的野菜,吃进嘴里,鲜香瞬间在味蕾上绽放,好不惬意。家门口的墙根砖缝里,也钻出不少杏仁菜、薹两把,焯水凉拌,就成了开胃小菜。市场上的莴笋、苦瓜、黄瓜等时令菜也层出不穷,鲜嫩脆爽。想想,这酷暑时节正是农村施肥、打药、锄地的时节,我在煤矿,自然避开了顶着烈日下地的辛劳。

盛夏时期,邯郸地区进入了主汛期。为了防洪防汛,煤矿组建了应急抢险队伍。因为年轻且居住在职工宿舍,我成了应急抢险队的一员,参加了抢险应急培训考试,还多次参与拉练,每一次都挥汗如雨。那个夏天,着实忙得不可开交,但收获确实不少。

盛夏一过,就是立秋,高温、雷雨等极端天气像上了岁数的老人,暴躁的脾气明显减弱,甚至连打雷都有气无力了。后来,区里给每个应急抢险队员发了一条蓝色的毛巾被,质地厚实瓷实,掂在手里沉甸甸的。有人调侃:“夏天已经过去了,还发毛巾被有啥用?”有人搭腔:“今年用不上了,不是还有明年嘛。”

我那条毛巾被,一直用到了现在。我结婚那年盖的是它,小女儿如今盖的还是它。20年过去了,但那个夏天的一切依然历历在目,仿佛昨天才刚刚发生,煤矿的夜晚和矿工的朗朗笑声,也仿佛还在眼前。

(作者供职于冀中能能源峰峰集团有限公司)

油站溢书香



■张淑兰

我的文学启蒙,是从阅读开始的。

那年,我从石油技校毕业后,来到了一个采油小站。这个站非常偏僻,四周由浑厚的黄土层层叠叠绕出一些怪异的图形。这些景观对摄影爱好者来说或许很有价值,但在初来乍到的我看来,就是荒凉。

迎接我的是一位50来岁的男人。他一边自我介绍,一边伸出沾满油污的手:“我是刘站长,以后也是你的师傅。”看着这个皮肤黝黑的采油人,我有点不情愿地伸出双手,礼节性地握了一下。

刚把行李放进宿舍,师傅就端来一碗热腾腾的白开水,笑呵呵地说:“好多人第一次来这里不习惯,时间久了,都爱上了这里。”我知道,这是他在安慰我,所以没多说什么,只管摊开行李,整理床铺。刚叠好被褥,一个敦实的男人走了进来,张嘴就自报家门:“我叫王亮,退伍军人,和你一样,采油工一名。”或许是大山里紫外线太强,他竟然和师傅一样黝黑。

晚饭后,师傅拿来两本书,一本是《采油工安全手册》,一本是《采油工岗位知识读本》。我看了一眼,顺口说:“这些知识在学校都学过了。”师傅反应很快:“再学一遍也无妨,明天巡井时都带上,我要现场讲解。”

接下来的日子,枯燥而繁忙。白天,师傅带着我和王亮,爬过一座又一座山梁,期间,我认识了一棵棵铁质的“采油树”。师傅很有耐心,一遍遍示范抽油机如何操作,每示范一个动作,都会强调采油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隐患。

晚上,幽深的山谷寂静阴冷,王亮拿来好多书让我选读。我感叹:“看见这座荒凉的大山,心好像被掏空了。”王亮当着师傅的面宽慰我:“越是这样,越要读书。唯有读书,才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”为顾及师傅的面面,我勉强拿过一本《柴达木手记》,然后一页页翻看。

柴达木在我心中是荒凉的,可作者笔下的柴达木,无论严寒酷暑,雪山、盐湖、戈壁,都是那么的富有诗意。这本书我整整读了3个晚上,也第一次对石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以至于白天巡井时,主动低下头,观察脚下的每一条河流。

师傅每天起得很早,巡井、取样、抄压力、拔草、换盘根……这样枯燥而单调的日子,他已默默坚持了20多年,那张布满褶皱的脸,像一条黑色河流流淌过的山川。我问他:“大山里连鸟都不愿意光顾,您是怎么坚持下来的?”他哈哈一笑:“是书啊,它可是我在这大山里的‘情人’。见了它,我什么烦恼都没有了……”

王亮也爱看书,不大的宿舍里堆满了书。他善良热情,只要附近村民喊一声,无论多晚,总会背起工具包出门,修电视、修电饭锅、修油泵……样样在行。师傅曾劝他离开大山,说外面才是他的一片天,可王亮不愿意,他说自己个高力气大,偷油贼来了一个打俩,说完嘿嘿一笑,蹲在地上修起了电机。

我以前不怎么看书,可在两位读书人的带领下,也慢慢喜欢上了阅读。每天工作结束后,我们仨就进入了阅读模式。师傅常翻报纸、看杂志,王亮则一本本啃读采油工艺学,而我却深深地爱上了石油散文。在一本本书籍的陪伴滋养下,我们守护着一丛丛采油树,用双脚丈量着河流与河流之间的距离。

阅读不仅快乐,更富有力量。在大山里,烦躁难耐时,是书让心慢慢沉静;孤独寂寞时,是书带来了欢笑乐趣。在一本本书里,视野开阔了,心胸宽广了,信念坚定了,心中还埋下了一颗文学的种子。在以后的人生风雨中,我希望自己像师傅和王亮一样,就像二棵采油树,默默守护好这方精神沃土。

(作者供职于陕西延长石油七里村采油厂)



塔塔

■王化全(作者供职于国网重庆江津区供电公司)

